

# 「的」字結構歧義指數再論

## 第六組

B10101069 曾奕中

B11201002 陳思翰

B11901152 林育正

指導教授：張麗麗

111-2 現代漢語語法期末報告

## 摘要

此次報告主要是針對朱德熙先生於1985年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語法研究》進行提問。對於書本中提出的「向」的概念，以及利用復指成分去解釋「向」的例外的現象，我們認為有一些不完善。除此以外，我們對於「向」的完備性也抱持著懷疑，特此來進行提問。

## 1 研究動機與目的

這一學期在談到動詞配價以及歧異指數的時候，我們發現有一些現象，陸儉明並沒有討論到，又或是討論不夠完善，有以下幾點：

1. 由遞繫、連動、連鎖關係組成，包含多個動詞的「的」字結構。

例：我叫他買的、他買來玩的

2. 不含動詞的謂詞性詞組形成的「的」字結構。

例：意見很多的、地板破洞的

3. 與名詞配價的交互作用。

例：斷了雙腿的、兒子感興趣的

4. 「的」字結構提取的不同系。

例：我切肉的(刀)、我吃午餐的(餐廳)

### 5. 三價動詞的論元提取。

例：張太太送她衣服的、我談的

基於以上的觀察，我們查找資料並進行研究，然而我們發現大部分的結果都已經由他人研究出結果了。但我們不認同其結論的嚴謹性以及可靠度。因此，我們想對其提出質疑。為了專注於我們單一的研究方法，我們主要針對的是朱德熙先生於1985年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語法研究》進行提問。

## 2 文獻回顧：朱德熙歧義指數理論

歧義指數理論首見於朱德熙（1978），並在（1983）中亦有更多說明，本節整理其理論綱要。

### 2.1 自指與轉指

首先，我們注意到定中結構「VP的+N」可以分為以下兩種

- A. 開車的司機、他講的故事、我送他的花
- B. 開車的技術、他說話的聲音、爆炸的原因

B類當中的「VP的」為自指「的」字結構。以「開車的技術」為例，這裡做定語的「的」字結構所紙袋的是「開車」本身，於是不能離開中心語獨立指代「技術」。A類當中的則是轉指「的」字結構。以「開車的司機」為例，「開車的」指代的不是「開車」本身而是「司機」，於是能夠脫離定中結構，如「開車的是我爸爸」。歧義指數理論一個重要的動機乃說明自指和轉指的「的」字結構之間的區別：什麼樣的「的」字結構可以是轉指的？這些「的」字結構轉指的對象為何？

### 2.2 動詞與謂詞性短語的向

朱嘗試利用配價語法的觀點去說明上述問題，而作為理論的基礎，他首先定義了動詞的「向」：

- 1. 只能和一個名詞性成分發生聯繫的動詞叫單向動詞，如「游泳」、「失蹤」

例：[小明]游泳、[小明]失蹤了

- 2. 能夠和兩個名詞性成分發生聯繫的動詞叫雙向動詞，如「改」、「坐」

例：[老師]改[作業]、[張三]坐[火車]

3. 能夠和三個名詞性成分發生聯繫的動詞叫三向動詞，如「送」、「告訴」

例：[小明]送[小華][一本書]、[我]告訴[你][一個好消息]

朱認為「向」的概念亦可以推廣到謂詞性短語上，例如「[我]陪[他]去[醫院]探望[張三]」、「[王大夫]用[這種藥草]給[病人]治好了[關節炎]」等主謂句的謂語部分可以被視為四向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向的判定只關乎名詞性成分能不能做主語或賓語，是基於形式的。

## 2.3 潛主語與潛賓語

名詞性成分和動詞之間的關係，除了做句法上直接聯繫（即做主語或賓語），亦包括語義蘊含的主謂或述賓關係。這些未出現在主語或賓語原本位置上的名詞性成分，朱稱之潛主語或潛謂語，例如：

- (1) 開車的[司機]  $\Rightarrow$  司機開車（潛主語，做定中結構中心語）
- (2) 我寫的[文章]  $\Rightarrow$  我寫文章（潛賓語，做定中結構中心語）
- (3) 我把[麵包]吃了  $\Rightarrow$  我吃了麵包（潛賓語，在介詞結構中）
- (4) [杯子]他打破了  $\Rightarrow$  他打破了杯子（潛賓語，在主語的位置）

朱指出，A 類定中結構的中心語皆為VP的潛主語或潛賓語。一個名詞性成分要成為「VP的」所指代的對象，除了有語意上的限制（例如我們可以說「司機開車」，但不能說「技術開車」），亦和VP當中出現的名詞性成分的數目有關。

## 2.4 歧義指數

若「VP的」要成為轉指的「的」字結構，VP 當中需要有缺位，且「VP的」所轉指的對象即是未出現的主語或賓語。我們用  $n$  表示一個動詞的向的數目， $m$  表示VP 中出現的主語和賓語的總數（包括在其他句法位置上出現的主／賓語），並將  $n$  和  $m$  的差記做  $p$ 。當  $p = 0$  時，代表VP 中沒有缺位，只能成為B類格式：

- (5) [倉庫]爆炸的原因： $n = m = 1$
- (6) [他]開[車]的技術： $n = m = 2$
- (7) [小王]教[我][數學]的時候： $n = m = 3$

當  $p > 0$  且語義允許成為A類格式時，中心語有  $p$  種做潛主／賓語的可能，可能有  $p$  種解釋（於是我們稱  $p$  為歧義指數）：

- (8) [ ] 爆炸的倉庫： $n = 1$ 、 $m = 0$ 、 $p = 1$ ，「倉庫」做主語
- (9) [他] 開[ ]的車： $n = 2$ 、 $m = 1$ 、 $p = 1$ ，「車」做賓語
- (10) [我] 給[他][ ]的禮物： $n = 3$ 、 $m = 2$ 、 $p = 1$ ，「禮物」做直接賓語
- (11) [ ] 寫[ ]的人： $n = 2$ 、 $m = 0$ 、 $p = 2$ ，「人」做主語或賓語
- (12) [ ] 送[ ] [花]的人： $n = 3$ 、 $m = 1$ 、 $p = 2$ ，「人」做主語或間接賓語
- (13) [ ] 送[ ] [ ]的人： $n = 3$ 、 $m = 0$ 、 $p = 3$ ，「人」在語義上只允許做主語或間接賓語
- (14) [ ] 送[ ] [ ]的書： $n = 3$ 、 $m = 0$ 、 $p = 3$ ，「書」在語義上只允許做直接賓語

### 3 研究方法

我們首先閱讀朱德熙(1978)《「的」字結構和判斷句》中的討論，並參閱其他人的文獻去對配價語法理論有基本的理解。由於我們的主題並不是關於特定類別的詞語，較難使用語料庫大量地搜集語料。於是我們採用「造句」的方式，從某個特定的動詞出發，檢驗相關句式的合法性。在語法的分析上，我們主要採用變換分析法，去檢視判斷句「VP的+是+N」和VP與N組成的敘述句之間的關係。

### 4 歧義指數的例外討論

在朱德熙（1978）中，作者指出了幾個歧義指數公式的例外，亦對其有所解釋。本節探討朱的解釋的合理性，同時觀察更多例句以指出歧義指數理論的缺陷，或嘗試將其完善。我們將這些例句分成三組，並從這三個面向去重新檢視朱的理論。

#### 4.1 孩子游泳的請舉手：名詞配價的影響

第一類例外由袁毓林（1993）指出，而朱德熙並未有所討論：

- (15) 孩子游泳的(家長)
- (16) 腿短的(狗)
- (17) 彈性好的(布料)

在以上「的」字結構，VP裡已經出現主語，且動詞或形容詞都不能再帶賓語，換言之， $p = 1 - 1 = 0$ 。但這些「VP的」仍指代整個定中結構，且能夠從中心語獨立：

- (18) 孩子游泳的請舉手
- (19) 腿短的跑不快
- (20) 布料我們要找彈性好的

其原因在於「孩子」、「腿」、「彈性」等名詞的屬於一價名詞，仍能和一個名詞性成分聯繫，於是VP當中實際上還有一個由名詞所造成的缺位。我們認為朱的理論仍能很好地解釋以上例句，因為這些VP 可以被視為一向的結構。如此一來，歧義指數理論也能直接地告訴我們，這些「VP的」所指代的對象為整個VP 的潛主語：

- (21) [ ]孩子游泳的是這些家長  $\Rightarrow$  [這些家長(他們)]孩子游泳
- (22) [ ]腿短的是柯基  $\Rightarrow$  [柯基(牠)]腿短
- (23) [ ]彈性好的是尼龍布  $\Rightarrow$  [尼龍布(它)]彈性好

從這些變換中亦能發現，當我們將左側的判斷句還原為主謂句，大多能夠加上（）裡的復指成分，甚至有時會讓語句更通順；在4.3中將有更多關於復指成分的討論。除了一價名詞，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分析包含二價名詞的VP：

- (24) [ ]張三有意見的提案  $\Rightarrow$  [這個提案]張三(對它)有意見
- (25) [ ]我有印象的名字  $\Rightarrow$  [這個名字]我(對它)有印象

歧義指數公式能夠說明以下歧義句：

- (26) 妻子感興趣的是小明

在(26)的VP中有兩個缺位，一個來自「妻子」、一個來自「興趣」，於是可以有兩種解釋。當「VP的」指代「妻子」的配價成分（是誰的妻子），表示「小明的妻子對某件事感興趣」；當「VP的」指代「興趣」未出現的配價成分（妻子對什麼有興趣），表示「某人的妻子對小明感興趣」。

然而，若VP可以再帶賓語，「VP的」似乎傾向指代未出現的賓語，而非

名詞的配價成分：

- (27) [ ]兒子喜歡[ ]的是張三  $\Rightarrow$  [(某人的)]兒子喜歡[張三]  
 $\nRightarrow$  [張三(他)]兒子喜歡[(某個東西)]

## 4.2 我切肉的是這把刀：向的判定

第二類例外關乎向的判定，是我們認為歧義指數理論面對最大的難題：

- (28) 我切肉的是這把刀

在28中，「我切肉」已經出現了主語和賓語，看起來是個沒有缺位的結構，但「我切肉的」仍能轉指「刀」。朱對此的解釋是，「切」在這裡應該判定為三向動詞：

- (29) [ ][我]切[肉]的是這把刀  $\Rightarrow$  [這把刀][我]切[肉]

於是歧義指數  $p = 3 - 2 = 1$ 。然而我們認為這仍不能解釋以下例句：

- (30) 切肉的是王師傅  $\Rightarrow$  王師傅切肉  
(31) 切肉的是這把刀  $\Rightarrow$  這把刀切肉  
(32) 我切的是牛肉  $\Rightarrow$  我切牛肉  
(33) ?我切的是這把刀  
(34) 這把刀切的是牛肉  $\Rightarrow$  這把刀切牛肉  
(35) ?這把刀切的是王師傅  
(36) 這把刀我切的是牛肉  $\Rightarrow$  這把刀我切牛肉  
(37) 這把刀切肉的是王師傅  $\Rightarrow$  王師傅(用)這把刀切肉

在(30)、(31)中，VP只出現了賓語「肉」，而「切肉的」有兩種可能的轉指對象（切肉的刀或切肉的人）。然而在(32)~(35)中，VP中同樣只出現一個名詞性成分，但「我切的」和「這把刀切的」卻都只能指代未出現的賓語。假如說「切」在(30)、(31)也應判定為三向動詞，那麼為什麼(32)~(35)仍應該屬於  $n = 2$  的情況？由此可見，論元提取存在著句法或語義角色之間的不對等，於是不能單由出現的名詞性成分的數量給出完整的解釋。

我們認為不應將「切」判定為能有三個缺位的動詞還有一個理由，是因為「切」和雙賓動詞（如「送」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。我們可以

將(30)、(31)與以下例句比較：

(38) [ ]送[ ][禮物]的是王師傅 ⇒ [王師傅]送[ ][禮物]

(39) [ ]送[ ][禮物]的是王師傅 ⇒ 送[王師傅][禮物]

在(38)、(39)中，VP只出現了「送」的直接賓語，於是「送禮物的」有兩種解釋，且「王師傅送禮物」和「送王師傅禮物」皆不是語義完整的句子。然而在(30)、(31)中，「王師傅切肉」和「這把刀切肉」的語義皆相對完整。我們認為此兩組例句的差異在於，「送禮物的」的歧義來自於其可能指代的句法角色有所不同（主語或間接賓語），但「切肉的」之所以有歧義，是因為「切肉」的未出現的主語可能由施事或工具兩種語義角色扮演，而並非動詞「切」在句法上仍有兩個未被填充的缺位。

如果「切」只能有兩個缺位，那麼我們要如何解釋一開始的問題？

(40) 我切肉的是這把刀 ⇒ 這把刀我切肉

(41) 這把刀我切的是牛肉 ⇒ 這把刀我切牛肉

(42) 這把刀切肉的是王師傅 ⇒ 王師傅(用)這把刀切肉

注意到不同於「送」等雙賓動詞，(40)～(42)變換右側均為主謂謂語句。換言之，在「這把刀我切肉」中，與「這把刀」直接相關的並非動詞「切」，而是主謂謂語「我切肉」。我們認為應該如下分析：

(40) [ ][[我]切[肉]]的是這把刀 ⇒ [這把刀][[我]切[肉]]

(41) [這把刀][[我]切[ ]]的是牛肉 ⇒ [這把刀][[我]切[牛肉]]

(42) [ ][[這把刀]切[肉]]的是王師傅 ⇒ [王師傅][[這把刀]切[肉]]

除了朱德熙先生所提供的例子以外，我們還想到了其他的句子可以去反駁，說明動詞並非是三向的：

(43) 蔡老師上微積分的是這個教室(處所) ⇒ 這間教室蔡老師上微積分

(44) 我寫黑板(處所)的是解答(結果) ⇒ 解答我寫黑板上

(45) 我修椅子是這把螺絲起子(工具) ⇒ 螺絲起子我修椅子

從以上三個例子，我們可以發現處所跟工具轉指的對象跟我們在前面討論

的是類似的，然而結果類的確有不同的提取結果

(46) 寫黑板的(我、解答)

(47) 我寫的(解答、黑板?)

(48) 我寫黑板的(解答)

我們發現在上面關於處所、結果、施事句子中，指代對象比較不一樣。楊德峰<sup>1</sup>提出VP的結構所指代對象的可能性有以下關係

施事、受事、結果 > 領事、與事、工具、處所 > 時間、原因

### 4.3 王大夫把他治好的是這位病人：復指成分

朱德熙(1987:134)在討論以下兩個例子時，利用復指去解釋歧義指數 $P=0$ 卻可以指代對象的情況，

(49) 我請他來幫忙的那位同志

(50) 王大夫把他治好的是那個人

提出在(1)中的他復指後面的中心語「那位同志」，所以「他」其實是一個多餘的成分，換句話說「我請他來幫忙的那位同志」和「我請來幫忙的那位同志」是等價的。我們對於復指這個情況很感興趣，於是產生了下列的討論。我們發現當VP裡有介詞引出N，會有一些特殊的情況發生。我們先提供以下二向動詞的例子，

(51) 王大夫把他治好的是小明

(52) 我把它寫完的是這份作業

(53) 我給他做炒麵的是小華

在52中，因為他和小明復指，所以「王大夫把他治好的是小明」和「王大夫治

<sup>1</sup>取自「試論“VP的”的範疇化」，楊德峰，2008，漢語學習、2期、32



好的是小明」是等價的。然而如果我們要將原句式，如下列所述

- (54) 王大夫把小明治好
- (55) 我把作業寫完
- (56) 我給小華做炒麵
- (57) 我常在咖啡廳寫作業
- (58) 我向小明買衣服

轉換成「VP的」並提取介詞後的賓語，我們需要在原句中補上一個復指的代名詞，如下

- (59) 王大夫把小明治好  $\Rightarrow$  王大夫把(他)治好的是小明
- (60) 我把作業寫完  $\Rightarrow$  我把(它)寫完的是這份作業
- (61) 我給小華做炒麵  $\Rightarrow$  我給(他)做炒麵的是小華
- (62) 我常在咖啡廳寫作業  $\Rightarrow$  我常在(那裏)寫作業的是這間咖啡廳
- (63) 我向小明買衣服  $\Rightarrow$  我向(他)買衣服的是小明

若我們討論三向動詞，也具有類似的性質，只是提取的論元是與事

- (64) 我送小明衣服  $\Rightarrow$  我送他一幅的是小明
- (65) 我偷小華手錶  $\Rightarrow$  我偷他手錶的是小華

## 5 結論

從文獻回顧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向確實是一個很好去解釋「的」字結構的工具。利用向以及歧異指數，我們可以去分析句子中「的」字所指代的論元，一切的解釋與分析皆具有合理性，也符合我們的直覺。可是對於朱德熙這樣的定義方式，我們認為也是有其不嚴謹的地方。因此我們透過楊德峰的看法，也就是指代對象具有階層關係去完善。可是最根本的問題，判斷一個動詞的向數問題依舊沒有解決，以及指涉對象，例如以下動詞，

1. 切(施事、受事、方式、工具、結果、處所)
2. 告訴(施事、受事、與事、處所)
3. 寫(施事、受事、方式、工具、結果、處所)

當同階層的指代對象沒有同時出現，如“我切肉的”。我們可以承認 $n > 2$ ，然而她指代對象為什麼不能是處所或是結果；為什麼切不能是四向動詞而是一個三向動詞，在這一點我們依舊無法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。這看似是取決於語境，或許根據這點我們可以從認知語言學派的角度出發，但礙於我們的能力有限，便不去做討論。而對於VP裡有介詞引出的N的現象，我們提出若要將帶有介詞轉換成“VP的”並提取介詞後的賓語，我們需要在原句中補上一個復指的代名詞。然而我們討論的僅是很少量的介詞。是否對於所有介詞及句式都符合這個規律，還需要多加研究。

討論完以上的問題，我們也不禁思考究竟歧異指數和向是不是一個需要的工具。上述的討論中，我們其實很直覺就能發現這個規律，而且在朱德熙(1985)中提到例外也不少，況且這些例外其實是很常見的。從這些觀點出發，我們會認為向與歧異指數並不是一個完善的理論，從定義到應用都有許多缺漏。

## 參考文獻

- [1] 朱德熙，1985，《現代漢語語法研究》，北京:商務印書館。
- [2] 袁毓林，1994，〈一價名詞的認知研究〉，《中國語文》，4期，頁241-253
- [3] 楊德峰，2008，〈試論“VP的”的範疇化〉，《漢語學習》，2期，頁28-34

## 小組分工

- B10101069 曾亦中: 參考文獻、簡報製作
- B11201002 陳思翰: 參考文獻、簡報製作、報告撰寫(2、4.1、4.2)
- B11901152 林育正: 參考文獻、簡報製作、報告撰寫(1、3、4.2、4.3、5)